



老渔民掐着节气。春汛守外海的口子，卡产卵的缓流，抢头茬。夏汛鱼散了，巡着岸边浅滩找饵料鱼密的地方，积米崖、崂山、鳌山湾，捞肥秋鲛。经过一夏，鱼油一层层堆起来，到了秋天，民间说“秋鲛鱼赛羊汤”，肥得扎实。秋天的鱼，是夏天喂出来的。吃一夏，藏在肉里，成了过冬的底气。秋末又回到外海，截那些南下越冬的鱼。他们不违季，不瞎追，顺着鱼的脚印走。

风是头一道令。谷雨的春鲛汛、立秋的秋鲛汛，吃的是东南风、偏南风。轻柔的南风拂过，海面不起大浪，水恒温，鲛鱼从深水整群上浮，贴着中上层缓流追鲛鱼，鱼群密，泳层稳，是下网的好天。若是北风、西北风来了，海水骤冷，浪涌乱，鲛鱼警觉，立刻潜深、散群、停嘴，再长的网也挂不住几条。老船长站在驾驶舱，摸一把海风，看一眼浪纹，就知道今日鱼旺不旺、鱼深不深，能不能整夜漂网。有年谷雨，南风柔得不像话，别人都断定满舱，老船长却摸摸了摸风，说今晚鱼浅。果不其然，网里多是零散。他说：风太柔，鱼贴着皮游，网挂不住网。柔风里藏着的，是另一层道理。太顺的势，未必挂得住沉的东西。

流是第二道令。鲛鱼顺流洄游，逆流觅食。急流里它不恋食，只全速赶路；唯有两股流对冲，流速放缓的“流隙”，小饵料扎堆，鲛鱼才停下嘴。老船长看海面纹理：细碎波纹，不乱不翻、水色微浑发亮，便是缓流聚鱼带；浪线笔直、水势湍急，便是过路急流，无鱼可守。涨初流鱼上浮，落末流鱼下沉。他记着整片渤海渔场、莱州湾、沙子口外海的潮汐时差，哪片出流聚鱼，哪个时辰转流，全在脑子里。别人追鱼乱跑，老船长掐着潮时，守着鱼道，等鱼入网。有回小伙计问：“船长，你咋啥都知道？”老船长笑笑：“我不是知道，是记得。海的事，记一辈子。”年轻人记性差，他就让小伙计拿本子写。写风、写流、写哪天鱼在哪儿。本子翻旧了，人就老了，海却还是那片海。

水花也会说话。春鲛出水轻，跃得低，身形修长；秋鲛体力大，出水翻腾凶，落水水花厚重。老船长远远一望，就分清是春汛的嫩鱼，还是秋汛的肥鱼。探鱼仪屏幕上，中层横铺的红色色块，是鲛鱼集群；点状零散的信号，是杂鱼。他拿天象海流校一遍，再信仪器。

鲛鱼顺流游，船身得跟主流向呈30到45度夹角斜切，让整列千米网衣像一堵墙，横在鱼群必经的道上。绝不顺流直放，那网被水冲成一条线，形同虚设；也绝不正顶着流硬放，阻力太大，网片拉扯变形。

老月饼

王首榜

“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又到一年中秋节。

早餐时，拿出昨日特意买回的老月饼。月饼用纸包裹着，包得方方正正，上面贴一张鲜红的标贴，红红火火。标贴上黑色的“老月饼”三个大字格外醒目。月饼是果仁馅儿的，显然是参照五仁馅儿的传统老式月饼精心制作，只是果仁的种类远超五种。掰一块放进嘴里，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，将我的思绪引向三十多年前。

小时候总盼着过中秋，当时在村里很少听见“中秋节”这个叫法，男女老少都把中秋节叫作“八月十五”。我和弟弟盼“八月十五”，并不是为那一轮明月，而是为那一块甜甜的月饼，为那一块一年只有中秋才能吃到的月饼。

每到中秋前夕，父母亲便会去集市选购品相较好的苹果和月饼，都是一斤重的大月饼，记忆里有碗口那么大。通常两个月饼包在一起，月饼像中秋的满月一般浑圆，却被包成方正的模样，贴上红标贴，再用纸质细绳捆成十字。标贴上一般印着“月饼”二字，不见“老”字。母亲总要先给姥姥送一块月饼，再给奶奶送一块，剩下一块要等到中秋当晚拜月之后，全家人一同分享。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中秋节到了。盼望着，盼望着，夕阳西下，天色暗了下来，一轮磨盘大小的红月亮从东方升起。吃过晚饭，“红磨盘”化作“白玉盘”，爬上树梢，悬在东南方高空，皎洁的月光洒满一亩大小的院子，清辉明亮。

母亲把月饼切成七块，全家每人分一块，再分一个苹果。月饼是五仁馅儿，究竟是哪五种果仁，我无从知晓，但青丝、红丝总会显眼地露出来。馅料里小小的院子，清辉明亮。吃起来咯吱作响，一股鱼香酥脆在舌尖散开。苹果又大又红，算得上一年里能吃到的最好的苹果。月饼往往舍不得一次吃完，苹果也是，吃一半留一半，留到第二天再吃。这样温馨的场景、香甜的滋味，陪伴了我许多年。

后来，我离开家乡到青岛读大学，之后便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。每到中秋，超市货架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月饼，纸盒、铁盒、竹篮，包装精致华贵。枣泥、椰蓉、豆沙、板栗、蛋黄、哈密瓜、水蜜桃，各色馅料的月饼琳琅满目，刷新了我对月饼的固有印象。起初出于好奇，总想每样尝一遍，口味也算新奇，可吃得多了，总觉得少了月饼本该有的味道。

前些年，父母来青岛帮弟弟照看孩子。每到中秋，我都会买包装精美、口味丰富的月饼礼盒送给二老。一开始母亲觉得新鲜，十分喜欢。后来母亲跟我说，不要再买这类月饼，她吃不惯，还是从前的老五仁月饼好吃。

母亲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底，我也愈发眷恋老月饼的滋味。这几年再给母亲选购月饼，我总会挑果仁馅儿的老式月饼。如今月饼早已不是中秋专属吃食，超市、面包店一年四季都有新鲜月饼出炉，想吃随时可以买到。市面上口味繁多，但我吃得最多的，还是带着旧日风味的“老月饼”。

城市缤纷的灯火可以遮蔽如水月色，却抹不去心底那一份记忆。

追鱼的人

郇琴



■国画《追鱼的人》 陈皓月

船速更要稳，慢了网堆在海面打结，快了网眼收紧鲛鱼挂不上。老船长不盯表盘，凭船身震动、水流拍船的力度、甲板网片滑动的节奏，就把匀速拿捏得一分不乱。数千米网衣一片接一片滑进水里，浮子匀着上浮，坠子稳稳拉直，水下立起一道规整透亮的拦鱼墙。

追鱼的人，肚里有一海的话。

“鲛鱼连片跳，今日鱼满舱。”这是顶管用的一句。鲛鱼生性凶，追起饵料鱼来能跃出水

面，银蓝的身子翻在半空，脊背的蓝斑点在日头底下亮一下，落水溅起碎白花。海面跳得越欢，水下的鱼越多。老船长站在舵楼，看一眼就知道今天满不满。

“早跳鲛鱼晚跳浪，午间沉底不寻粮。”清晨雾还没散，鱼饿了一夜，成群上浮抢食，跳得规整。到了正午，日头毒，表层水烫，鱼全潜下去躲，不出水。所以渔民只赶早晚两潮，晌午绝不白耗。

石人河的变迁

黎 权



■《追霞》 法磊 摄

站在弘道观桥上眺望石人河，上仰嶗岫山石，下听流水潺湲，前望层叠峰峦，后接浩渺沧海。山水相拥，山海相连，仿佛步入自然开合的众妙之门。自崂山隆起，山涧开裂，雨水千万年冲刷切出河道，石人河便成一条属于山海、属于时光的河流。我以脚步丈量这九公里水岸，从幽深山涧奔赴辽阔黄海，顺着流水回溯岁月，剥开时光沉淀的印记，触摸这条河流从古至今的沧桑蜕变。

石人河发源于崂山劈石口与大小五岔山涧，汇聚马鞍石、石屋涧东侧溪水，于解家河村东汇流成型，一路向东北蜿蜒，途经团山、何家诸村，最终在浦里村奔流入海。

浦里村的故事，自明代永乐年间启幕，与石人河相生相伴。河水常年裹挟泥沙冲积出滨海滩涂，滩涂蒲草丛生，郁郁苍苍，先民择水而居、开荒立村，村落隐于芦苇深处，故而得名“浦里”。数百年来，村民依河傍海、渔耕度日，河流馈赠水土滋养，亦带来无尽水患之忧。《浦里村志》寥寥笔墨，写尽旧岁苦楚：“十年九灾，穷根在河”。

石人河源短流急、落差极大，暴雨过后一两小时便山洪骤起，水势迅猛、冲刷剧烈。再加海水潮汐顶托，洪水久滞不退、内涝难消。夏秋汛期年年遭灾，良田淹没、屋舍倾颓，道路隔绝，村落屡成泽国，平地可泛舟。河道弯曲狭窄，堤防缺失，雨水漫流无度，灾后淤泥堆积，土地盐碱化严重，涝后土地泛白荒芜，数年难以耕种。水患反复侵扰，民生凋敝不堪，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村落入村锐减。旧时民谣道尽贫苦：“浦里村，穷地方，秃山薄地少产粮，浦里河里发大水，全村贫农闹饥荒。”

往日治水，多以堵截为法，河堤屡修屡毁，人力始终难敌自然伟力。世人慢慢醒

悟，治水从来不是与自然对抗，而是顺应规律、和谐共生。

历经近百年悉心培育，崂山大面积山体覆盖苍翠林木，茂密植被锁住降水、涵养水土，有效消解了山洪冲击力，从源头缓解流域水患。不止防洪护安，当地立足流域整体发展，构建现代水网体系，修建水库、塘坝、拦水坝，调蓄流域水资源，兼顾防洪防汛、农田灌溉、生态补水与生活用水，让奔腾河水不再一味奔流入海，得以滋养山野、润泽乡土。

从20世纪50年代起，石人河开启系统性治理。裁弯取直、疏浚河道、修筑堤防、生态修复，数十年循序渐进、久久为功。昔日暴戾的河道变得规整温润，旱季流水潺潺、滋养沃土，雨季行洪有序、安然无虞。水土安宁之下，何家村褪去贫苦底色，茶园葱郁、民宿兴盛、乡土产业蓬勃生长，村民安居乐业、生活富足安宁。褪去生存挣扎的乡民，终于得以安放身心，经营属于自己的温热生活。

石人河的安稳顺遂，根源在于上游生态的守护。石人河上游坐落于崂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内，连片森林牢牢守护河道水土，成为河流最坚实的生态屏障。上游峡谷藏着一片百年古楸林，树龄最高已有250余年，苍劲挺拔、郁郁苍苍。春日桃花盛放、漫山鎏金，诗意盎然的景致，吸引文人墨客踏春而至，“楸谷诗会”由此而生，为深山村落注入浓郁文脉，成为崂山独具特色的文化IP。

因诗结缘，我结识了解家河村的高玉璋老人。生于斯、长于斯、老于斯的他，亲历了石人河数十年沧桑变迁，见证了流域从贫瘠荒芜到绿水青山的蝶变，是读懂这条河流所有故事的完整乡人。

世代栖居于此的先民，曾一味向山林索取、向自然透支，过度开垦、肆意采伐，打破生态平衡。山林日渐稀疏、水土不断流失，汛期山洪、泥石流频发，家园屡遭损毁，生活愈发困顿。老人感慨，从前世人对山海索取越多，命运回馈的苦难便越多。

半生亲历治水变迁，老人细数岁月更迭中的治河理念革新。新中国成立之前，水旱灾害皆靠百姓自发抵御，无力抗衡天灾。上世纪50年代，村落开启初步防洪治理，修筑堤坝、抵御水患。1958年至1970年，水利建设迎来高峰，村内修建塘坝、拦蓄山洪、保障灌溉。70年代大兴农田基建，开荒拓地、引水上山，却因认知局限破坏山体河滩，为后续生态修复埋下伏笔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治水思路彻底转变，水利工程兼顾民生增收与生活改善，自来水入户终结村民挑水度日的旧时光。

顺着水岸一路向东，石人河终在浦里村奔赴沧海，完成一场全新的归海之旅。河道尽头，石人河与土寨河交汇，河面豁然开阔。入海口滩涂静谧辽阔，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拔地而起，乡土烟火与现代都市风貌相融共生。堤岸槐花盛放、暗香浮动，河滩水草葱郁、野花生姿，水鸟翩跹觅食，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悠然景致。

“海鸟贴水飞，鲛鱼跟前追。”鲛鱼追饵料，饵料被逼上浮，海鸟就下来抢。鸟贴着水面盘旋、俯冲、不肯走，底下准是大群鲛鱼在赶路，或在停嘴进食。鸟飞得急，鱼在赶路，得跑到前头堵；鸟盘得稳，鱼在停嘴，可从容下网。

“南风送暖鱼靠岸，北风送寒鱼归渊。”“缓流藏鱼，急流过鱼。”“水清鱼沉底，水浑鱼上抢。”“雾起鱼旺，雾散鱼藏。”……十几条口诀，没有一条用仪器。看风、看流、看鸟、看水花，再加探鱼仪佐证，老船长把鱼死死锁在海里那条看不见的鱼道上。鱼靠什么认路？人说是仪器。老船长说，靠水。

水比人灵。哪片暖、哪片凉，哪股流缓、哪股流急，水都替鲛鱼记着。它怕冷也怕热，最舒服的水温是10度到22度。水温一变，它就动身。冬天，黄渤海近岸的浪太冷，饵料也稀，全体鲛鱼抱成团，往南去，去黄海东南部、东海外海八九十米到150米的深水里猫冬。那里水稳、流静，冻不着。一整个冬天，它们不靠近任何北方的岸，抱团蛰伏，少食少动，像睡着了。深水的黑，是它们安稳的被窝。鱼不晓得自己走了多远，它只顺着那点舒服的水温，一步一步，把2000公里走成了家常。

来年三月，南边的暖流往上顶，海水慢慢回温，鱼群醒了。那点暖，是鱼身上的第一声召唤。脊背先觉出水的软，尾鳍跟着舒展开，整群鱼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，由南往北，慢慢聚拢。顺着台湾暖流、黄海暖流，过长江口，过吕四，过连云港外头，兵分两路：一路奔渤海湾，一路直插山东半岛南部，青岛就在前头。

天快亮时，第一网起了。鱼在网里叠着，沾着海水。老船长弯腰摘鱼，手法熟，鱼离网不伤鳞。他不说累，只朝东边努努嘴：“看，日头要托海了。”海平线那头，先是一道橘红，再是一轮慢吞吞的暖，把整片刚收过的海，染成温柔的色彩。

海不言语，可它把规矩立在浪里：该来的来，该走的走，该守的守。鱼守住了迁徙，人守住了渔谚，湾守住了潮信。人若学不会这点，就只能在岸上，看鱼一年年游过，却接不住那点温柔。幸而总有人接着。接住的，叫传承。

老渔民的手，你不敢握。掌心指腹一层层厚实，是年头磨的；手指指缝里纵横的细疤，是鱼钩划的、网丝磨的，浪头磕的。每一道伤，都是海的勋章。我握过一次老船长的手。那手硬，像老树皮，可翻鱼、理网时，却轻得像怕惊着什么。硬和轻，在同一双手上，不矛盾。海教人硬，也教人轻。

支撑他们年年下海的，是归港那一缕烟火。

一座海滨之城的避暑与文学芳华

李京禄

上世纪30年代，山河动荡，世事喧嚣。当时风云变幻，青岛这座面朝黄海的滨海小城，成为乱世之中一方安稳栖居的净土。彼时来青岛避暑，不只是消解纳凉的日常消遣。海风驱散燥热，海浪抚慰人心，大批文人奔赴于此，在山海清风间安放身心，消解民族危机带来的焦虑。海滨的清涼给创作留出空间，乱世心绪与山海风物彼此交融，一场避暑之行，孕育出青岛耀眼的文学风华。

消夏，是青岛独有的城市浪漫。细软沙滩、翻涌碧波，赋予这座海滨城市独有的治愈力量。风雨飘摇的1930年代，这份山海清凉，成为文人们珍贵的精神慰藉。

1934年盛夏，萧红、萧军来到青岛。在舒群的帮助下，二人居住在观象山脚下，伴山海涛涛落笔写作。得益于静谧的环境，萧军完成《八月的乡村》，萧红写下震动文坛的《生死场》。写作之余，二人也享受青岛的夏日，和友人一同前往汇泉浴场，让海浪洗去一路漂泊的疲惫。

同一时期，臧克家也在八关山下追逐文学理想。1933年，在闻一多的指点下，臧克家潜心新诗创作，自印出版第一部诗集《烙印》，文学理想在夏日里愈发坚定。大海给予他精神慰藉，他常与友人奔赴海边，投入万顷波涛，消解暑气，舒展少年意气。

江南作家苏雪林，同样沉醉于青岛的山海夏日。1935年盛夏，不堪南方闷热的她携家人来青避暑。初见黄海，碧海云天令她满心赞叹。在她笔下，青岛的海水碧绿灵动，风姿动人。马牙石小路迂回，中山公园湖水澄澈，梧桐浓荫遮蔽街巷。20多天的游历，激发她的创作灵感，写下多篇海滨散文。

清凉山海之间，不止闲逸纳凉，一群有志文人在此汇聚，形成充满热血的文学沙龙。观海山上，凭栏便可眺望大海，满屋尽是海风。自1927年起，王统照坐落于此的宅邸，便是青岛文坛的交流之地。臧克家、吴伯箫等青年常到此相聚，交流习作，畅谈理想。

借在铁路中学任教的机会，王统照成为串联市井与校园的文艺力量，和老舍、洪深等学者诗文往来，让青岛的文脉愈发兴旺。1933年，王统照长篇力作《山雨》出版，与茅盾《子夜》齐名，轰动文坛。作品直面北方乡村的生存困境，书写时代变革下农民的觉醒，饱含家国思考。

时局动荡，寄居青岛的文人不愿安于一隅、虚度时光，不甘心只做避暑的隐士。暑期学校放假，大家决定办一份短期文艺刊物，借文字抒发心声。王统照牵头，老舍积极参与，洪深等12位文人时常相聚，以笔墨寄托家国情怀。旁人来青岛只为纳凉，而他们的避暑，承载着一份时代担当。

1935年7月，依附《青岛民报》的文艺周刊《避暑录话》正式创刊，历时两月，至初秋停刊。这群来自各地的文人，文风见解各不相同，却怀揣同样的赤诚。文字之中，尽显乱世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坚守。暑退秋至，盛会落幕，众人各奔前程。老舍写下《完了》，为这场热烈的山海文事，画上文艺的句点。



墨韵越千年

孙 枫



■《墨池》 许东国 摄

大凡游绍兴的人，如果时间充裕，总要去兰亭、王羲之故里走一走。即便像我这般不通书法，也应当奔赴此处书法圣地，沾染几分千古风雅。在绍兴这座吴越古城，倘若鲁迅是城市精神的左翼，那么王羲之则稳稳拱卫着另外一极。鲁迅以文字唤醒世人，书圣以翰墨薪火相传，再加上陆游的末韵词魂，三座文化高峰并立，共同撑起绍兴悠远浩荡的文化天际线。

兰亭坐落在绍兴城西南兰渚山麓的山庄之间，兰亭江水从中穿贯。春秋末年，越王勾践在此植兰，汉代又于此设立驿亭，兰亭由此得名。东晋永和九年，那场名垂千古的曲水流觞雅集，便发生在这片竹树溪水之间。踏入兰亭，满目是浸润水汽的幽幽绿意，清风拂过，修长翠竹轻轻摇曳，抖落满地晶莹水珠，正是《兰亭集序》笔下“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”的实景。1600多年前，那场暮春修禊盛会，酿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清冽醇厚的一杯酒。

鹅卵石铺就的小径，引游人来到鹅池。王羲之爱鹅，“黄庭换鹅”的典故早已家喻户晓。鹅的体态舒展有力，俯仰回转，暗合书法运腕提笔、转折顿挫的笔意，正如他所言，“鹅项舒转，腕法得之”。如同陶渊明爱菊、林逋爱鹤、周敦颐爱莲，王羲之借鹅寄寓情志，于生灵姿态之中参悟艺术与人生。一池碧水之内，几只白鹅悠然游弋，脖颈引吭，鸣声清越，那份孤洁闲散，恰恰映照出书圣清高隐逸的人格。

鹅池边的鹅池碑亭，又叫父子碑。碑上潇洒的“鹅”字为王羲之所写，一气呵成；“池”字则由其子王献之补全。“鹅”字笔画婉转屈伸，摹写白鹅引颈之态，形神兼备。王羲之看重的，不只是鹅的外形，更是蕴藏其中的气势与意趣，从生灵的品性里照见自身的精神追求。这份对鹅的偏爱，亦见于国清寺的独笔鹅字碑，一半传为王羲之遗墨，一半由后人补书，足以见得白鹅在书圣精神世界里的分量。

顺着竹径继续向前，便是曲水流觞旧址。溪水自竹林深处蜿蜒流出，两岸青石垒砌，潭水澄澈，水底卵石历历可见，小鱼倏忽往来，忽隐忽现。水边散落一块块平整大石，便是当年文人列坐的地方。1600多年前的暮春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王羲之邀约41位名士在此宴集。羽觞顺着曲折溪水缓缓漂流，酒杯停在谁的面前，谁就要举杯饮酒，即兴赋诗，不成诗便罚酒三觥。林间溪水之畔，诗句与笑声伴着酒香四处弥漫。

众人谈兴论道，即兴诗作汇集成册，王羲之酒酣之际，挥毫写下传世名篇《兰亭集序》，成就天下第一行书。我寻一块青石临水坐下，耳畔溪水淙淙，竹叶簌簌，恍惚间仿佛听见古人吟诵之声。可转身抬眼，当年衣冠济济的名士雅集，已然如烟消散，唯有流水依旧潺潺低吟。现世与过往近在咫尺，却终究无法互通。我不禁猜想，落笔那一刻的王羲之，是否已然体会到“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”的怅惘。极致欢愉之下，早已窥见人生的无常，所以文中既有春日光景的明媚，也生出“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”的深沉感慨。一篇序文，历经千年，读来依旧令人动容。

书圣故里坐落于绍兴老城戴山南麓，古街南北延展，出则市井繁华，入则岁月安然。前街后河，青瓦白墙之间处处留着墨痕，戒珠寺、墨池、题扇桥、躲婆弄串联起王羲之的人生故事。戒珠寺本为王羲之旧宅，是他舍宅为寺之地。没有宏大的殿宇，院落安安静静嵌在寻常巷陌。踏过湿漉漉的青石板，在这里遇见的，是烟火人间里的王羲之。传说他曾因明珠被鹤误食，错怪僧人，致使友人都郁而终，满心愧疚的他捐出宅院改建寺庙，题写戒珠讲寺，以此自省。

寺前一方墨池，池水沉静幽蓝。相传王羲之常年临池洗砚，日复一日，竟把一池清水浸染出墨色。水面浮着几片泛黄落叶，好似写废的纸页。一池静水沉淀的，不只是洗笔的墨，更是少年时代全部的热忱与光阴。

我常常想，王羲之书法“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的神韵，未必全然来自兰亭的茂林修竹。笔画的转折，或许取自桥梁拱和的弧度；布局疏密，脱胎于白墙黑瓦的映衬；墨色枯润，得自雨后青苔深浅变化。街巷市井，才是滋养笔墨的土壤。